

调整中的韩国安全政策

吴心伯

自朝鲜战争停战以来，韩国的安全战略一直以防御和抗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进攻为目标，以停战协定、韩美共同防务条约和驻韩美军为支柱。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韩国安全环境的改善和国力的加强，韩国开始重新确定其安全目标，并重构其安全战略，以应付 21 世纪的挑战。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

朝鲜战争以及 40 多年来两个朝鲜的分裂和对抗，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冷战时代东西方对抗的产物。冷战的结束为东西方对抗划上了句号，也使长期笼罩在朝鲜半岛上空的紧张气氛得到改善。美国削减了在韩国的驻军，并撤出了战术核武器。朝鲜半岛两个国家举行了总理级会晤，并于 1991 年 12 月签订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同时还发表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尽管近年来围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计划的争端使半岛形势时有反覆，但朝鲜半岛两国的军事对抗整体上越来越缓和。

朝鲜半岛周围的三个大国同两个朝鲜的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前苏联于 1990 年 9 月同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前苏联解体

后 俄罗斯继承了侧重与韩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外交方针。叶利钦总统和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在 1992 年分别访问了汉城。随着莫斯科与汉城关系的升温 莫斯科与平壤的关系急剧下滑 两国的同盟关系已名存实亡。中国在 90 年代初也调整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把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和促进地区经济合作放在首位 在继续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展传统友谊的同时, 实现了与韩国关系的正常化。中韩自 1992 年 8 月建交以来 双边经济政治关系发展迅速。中国现在是韩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韩国则在中国的贸易对象国中名列第七。双方领导人进行了互访。日本近年来加快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有了较快的增长, 日本现在是朝鲜第二大贸易国。俄、中、日三国与南北朝鲜关系的调整消除了朝鲜半岛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对抗性因素, 有助于半岛的局势进一步走向缓和。

在新的形势下 韩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被确定为 阻止朝鲜的进攻 在朝鲜半岛确立稳固的和平机制 防止核生化武器及弹道导弹的扩散 谋求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促进中、日、俄、美四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 实现两个朝鲜的和平统一^①。实现上述目标的安全战略包括 调整美韩安全同盟 实现“自主国防”奉行全方位的综合安全外交 推动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促进朝鲜半岛双方之间的军事信任 推进军控谈判 并谋求在朝鲜半岛建立新的和平机制。

二

长期以来, 韩国的军事安全主要依赖驻韩美军根据美韩安全条约所提供的保护。韩国军队虽有 60 万之众 但却不是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 作为驻韩联合国军所属的一个单位 指挥权掌

握在联合国军司令部手中。根据美韩同盟条约的精神 美军主导的韩美联合司令部对韩国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和战时的军事行动拥有最后决策权。由于缺乏独立应付外来威胁的能力 韩国实行的是‘依赖型’国防。

进入 90 年代以来 韩国加快了建设‘自主国防’的步伐。促使这一步伐加快的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综合国力的增强。韩国自 70 年代起开始经济起飞 到 80 年代末已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90 年代初, 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 15 位 是世界第 12 大贸易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使韩国有能力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其次 冷战结束后 美国在东北亚军事存在的战略意义大为下降。五角大楼在 90 年制订的分阶段削减驻韩美军的计划意味着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将越来越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韩国不得不为自身的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三 日本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 通过推进国防现代化而大大提高了军事实力。由于历史的原因 韩国对日本军力的增长一向持有戒心。韩国的战略家们认为 从长远看 日本将是朝鲜半岛安全的主要威胁^⑧。但是目前的美韩安全体制主要是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并不适用于日本。因此 要对付可能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 韩国必须改变依赖美韩同盟的状况。

实现自主国防 意味着韩国需要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 而驻韩美军则从发挥主导作用调整为发挥支援作用 ;韩国的军事力量应使它能够美韩安全体制中, 与美军联手对付一场大规模(地区级)战争 或单独对付一场小规模战争。为此 韩国的国防建设的重点是 提高战略计划能力 加强防卫力量 侧重发展可靠的海空力量 ;掌握更先进的军事技术。

近年来 韩国不断增加国防投入 其国防费用在东亚地区仅次于日本。1994 年韩国的国防预算为 10.07 万亿韩元 与 1989 年相比 五年间增长了 50%。1995 年的国防开支总额达 11.07

万亿韩元 比上一年增加了 9.9%。据了解 今后几年韩国国防预算仍将保持 10% 的增长速度。

传统上的韩军是一支陆地型军队 海空力量薄弱 空军没有轰炸机 海军只负责沿海的巡逻 类似于一支海岸警卫队。作为一个三面临海的半岛国家 韩国要建立独立的防卫体系 必须加强海上力量。韩国海军建设的目标是确保立体的反潜能力 以对付朝鲜潜艇对其海上交通线的骚扰。为此, 韩国积极研制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艇、快艇 以质量来弥补舰艇数量上的劣势 并购买反潜巡逻机 强化反潜能力。从 80 年代末期起 韩国就以自行设计的 KDX 级新型导弹驱逐舰为起点, 开始实施新的驱逐舰发展计划。KDX 级驱逐舰的排水量为 4000 吨 配置了先进的武器系统。该舰已于 1992 年开始建造 计划于 1996 年首航下水 到 2000 年 建造 17 艘装备韩军。此外, 韩国正在制订建造“KDX-2000”级护卫舰计划, 这种护卫舰将具有反潜能力。1993 年 5 月底 韩国海军首次装备了 1400 吨级的潜艇“张保皋号”。该艇以德国的 209 型潜艇为技术原型加以改造而成, 作战能力超过朝鲜的 W 级和 R 级潜艇。韩国计划在 1998 年以前装备 7 艘这种潜艇 并从 1998 年后装备能发射艇对地、艇对空导弹的中、大型潜艇。此外 韩国海军在本世纪末还将装备 18 艘先进的快速巡逻艇, 8 架 D-3C 改进 III 型“猎户座”海上巡逻机和 12 架 MK99 超级山猫 舰载直升机。韩国海军的发展进入了大型化、远洋化时代。

韩国决策层认为, 国防自主的关键在于军队科学化和现代化。1994 年版的韩国《防卫白皮书》指出:“加快研究开发、发展国防产业以及建立尖端武器装备体系, 是韩国军队建立面向未来的自主国防的重点”。为此 韩军已从 90 年代初开始 全面执行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庞大计划, 拟在本世纪末基本淘汰美军控制时代的武器装备 将先进的武器系统装备部队。几年来 韩

国将国防预算的 30% 用于武器装备的研制开发和采购。据初步统计 到本世纪末 韩军用于武器装备更新换代费用至少将达 500 亿美元。在军备现代化过程中 韩国立足于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体系。韩国已经并计划将更多的国防费用用于先进武器的研究和开发。1990 年, 用于研究开发的费用占国防开支的 1.5%, 1996 年增加到 3% 到下世纪初将达 7% 左右^③。工业化为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提供了技术和物质基础。韩国已开始自行生产 F-16 战斗机、教练机及其它先进的武器系统。对于一些仍然不得不向他国购买的武器, 韩国不仅考虑其价格和性能, 而且也把技术转让作为一个重要因素, 以通过与军事采购挂钩的技术转让推动尖端武器的国产化。虽然美国仍是韩国主要的武器来源, 但由于它不愿向韩国提供比较先进的武器的核心技术, 韩军正在向那些对技术转让限制较少的国家购买越来越多的武器, 汉城和华盛顿之间不断因此而发生争吵。

在韩美安全体制内提高韩军的自主能力 也是迈向“自主国防”的重要步骤。1994 年 11 月 30 日 韩美签署了一项军事协议, 协议规定, 韩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统率其武装部队 在和平时期对韩军实施直接的指挥权 对一些重大的军事问题 如战略方针、军事指挥、武器装备和力量配置等 韩国方面有权自行决定 不必请示韩美联合司令部。但战时韩军的指挥权仍由美国方面掌握。

三

在谋求实现“自主国防”的同时 韩国鉴于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 并展望朝鲜半岛统一后的地缘战略环境 着手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外交, 并积极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韩国认为 在冷战后的东北亚战略版图上 美、俄的力量相

对下降 中、日影响呈上升趋势。韩国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不能消极地依赖美韩安全同盟 而应奉行与日、俄、中全方位的综合安全外交 以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威胁朝鲜的统一进程 并通过在这些国家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而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韩俄之间的军事交往近年来有了较快的发展。1992年7月 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第一副主席访问俄罗斯 同年10月 以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科科申为首的俄罗斯军事代表团回访韩国, 由此建立了两军的联系。1993年8月, 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绍欣访问汉城, 向韩国方面转交了一系列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建议。与此同时, 俄国太平洋舰队和韩国海军进行了互访。1994年4月 韩国国防部长官访问俄罗斯 双方签订了国防部长之间的相互谅解备忘录以及关于军事合作的声明。俄韩之间还达成协议, 作为偿还债务的一部分, 俄罗斯将向韩国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1995年5月 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访问汉城 同韩方就双边军事接触问题签署相互谅解备忘录。格拉乔夫还表示 为了加强同韩国的军事合作, 莫斯科正在考虑取消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友好条约 根据该条约 莫斯科有义务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时向北方提供军事援助^④。

韩国和日本虽然都是美国亚太战略体系的成员, 但由于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政治, 韩日之间的政治联系一向比较冷淡 在安全领域更少往来。冷战结束后 这一局面开始改变。1992—1993年版的韩国《国防白皮书》指出 鉴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不断增强的趋势, 以及发展以美国为支柱的安全互助关系的侧面的需要, 并考虑到可能对地区稳定和朝鲜半岛和平统一作出贡献的合作方法, 应积极加强和日本的实质性的军事交流和合作。围绕朝鲜的核开发问题 美、日、韩三国频频磋商, 共谋对策 协调行动。此外 韩国和日本还都是两个协商地区多边安全的秘密组织的成员 第一个组织由日、韩、美三国外交部

司部长级官员组成 第二个组织则由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五国的外交部副部长级官员参加。这两个组织通过不定期会议讨论包括朝鲜的核开发和中国军事现代化等在内的地区安全问题^⑥。在双边层次上,1995年2月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金东镇和来访的日本防卫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西元彻也达成了加强两国军事合作的意向,约定两国间开展军舰互访,并交换军用飞机飞行计划。韩国加强与日本军事合作的主要目的,是要监督和威慑朝鲜的核计划及导弹计划。

中韩建交后,两国之间也在安全领域开展了合作。1993年10月,韩中两国就互设武官处达成协议。同年12月中韩举行了首次讨论地区安全问题的副部长级会晤。围绕北朝鲜的核问题,中韩之间也进行了接触和磋商。鉴于中韩都对日本加强军事力量和成为军事大国感到关注,两国在地区安全上的合作大有发展的潜力。

此外,韩国近年来还开始了分阶段同文莱、新加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的军事合作,合作内容包括建立两军对话渠道、向亚洲国家出口武器装备、开展军事技术交流,以及探讨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军事演习。

韩国是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积极倡导者。1989年10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在联大发言中提出召开由中、美、日、俄、朝、韩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商会议”,以建立一个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东北亚和平结构”^⑦。1993年8月,韩国外务部长官韩升洲在题为《东北亚的多边安全》一文中指出,由于韩国已成为亚太地区中坚国家以及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韩国能够在东北亚主动地进行多边安全外交,在多边安全方面,周边国家势力均衡,韩国的作用就会相应增加。韩升洲认为,韩国外交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经济方面建立亚太经济合作体制,在安全方面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体制^⑧。韩国方面还提出了建立

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四原则：(1)东北亚的任何多边安全论坛不应削弱本地区现存的双边关系，也就是说，多边安全必须完善韩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而不能与之对立；(2)在推动多边安全论坛时，应强调分步骤行动。由于东北亚各国缺乏对话的传统，首先应努力增加信任、培养相互磋商和合作的习惯；(3)除了政府间的联系外，还应促进非官方渠道的安全对话，它可以比官方论坛更加坦率和自由地讨论安全问题；(4)多边论坛应尽可能让所有地区成员加入，韩国认为，建立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关键是让朝鲜加入，因此，韩国将通过新外交而不是孤立的办法促使平壤参加国际机制^⑧。

韩国认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包括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对话，另一个是东北亚小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二者具有互补性。因此，韩国除了倡议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外，还是“东盟地区论坛”的正式成员。虽然“东盟地区论坛”主要关注东南亚地区安全问题，但韩国希望它也能把朝鲜半岛以及整个东北亚安全问题纳入讨论范围。

四

与朝鲜的军事对抗是韩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冷战的结束为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改善南北关系并最终实现高丽民族的统一提供了历史性机遇。韩国根据冷战后形势的变化，制定了处理南北问题的新政策，其主要内容是：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建立朝鲜半岛新的和平体制，以渐进方式推动南北统一。

汉城认为，平壤的核计划是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韩国的政策目标是阻止平壤获得核武器并使朝鲜半岛无核化。在围绕核问题所进行的三年多的折冲樽俎中，美

国充当主角，主持了同北方的交涉，韩作为直接当事人，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措施来配合谈判桌上的交锋。韩国为了解决核问题，不得不借助美国的实力，同时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出发，在一些问题上同华盛顿激烈争执。当华盛顿试图以制裁和战争的威胁迫使平壤让步时，汉城则担心美国的高压手段会引起与朝鲜的一场军事冲突，因而竭力主张以政治与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韩国还认为，核问题应在南北关系的框架内解决，对美国为了早日达成协议而单方面改善美朝关系感到不满。韩国舆论指出，美国以朝鲜核问题为由过多地插手南北关系，在朝鲜半岛行使垄断性的影响力^⑧。美朝达成关于核问题的框架协议后，韩国坚持由它向北方提供轻水反应堆，以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并加强韩方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发言权。

在解决核问题过程中，朝鲜提出在朝鲜半岛建立新的和平机制以取代 1953 年签订的停战协定。平壤建议朝美直接协商缔结和平协定，而将南方排除在外。韩国认为，北方的这一主张并不是为了在韩半岛建立和平体制，而是希望藉此全面打开同美国的关系，并迫使美国撤走在韩驻军。但是由于 1992 年 12 月签订的南北基本协议曾规定双方要共同努力把停战状态变为和平状态，并阐明了互不侵犯的原则，汉城认为可以签订以南北方之间一直到统一为止互相承认的议定书或者协议，将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韩国方面正在慎重地研究就这一问题进行南北对话的方案^⑨。

在统一问题上，韩国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冷战结束之初，韩国对两个德国如此之快地实现统一感到兴奋，希望朝鲜半岛也以德国模式尽快实现统一。随着德国统一“后遗症”的日渐显露，韩国对迅速统一的热情开始减退。德国统一后众多的人陷入失业，并给公民带来了沉重的税赋负担。韩国的经济实力比德国小得多，但如果仓促统一，它需要承担的东西却比当时的联

邦德国所承受的大得多。因此 韩国认为渐进的统一方式适合朝鲜半岛的现实。从军事角度看，朝鲜半岛的统一应经历四阶段^①：

“对抗共存”阶段 通过美韩安全同盟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同时少量削减驻韩美军。

“中性共存”阶段 南北方通过谈判增加信任 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并裁减军备。美军的作用仍然重要 同时与周边大国的军事外交重要性上升。

“合作共存”阶段 两个朝鲜之间结束对抗 实行结构性的军备裁减，实现朝鲜半岛防务的韩化。美军的角色不再局限于保持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而更多地具有地区性意义。与其他大国的全方位军事外交更加重要。多边安全合作将不再只是一种对话机制，而是关于地区安全的更加制度化和实体化的机构安排。

“一体共存”阶段 南北方分工合作 共同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统一之后，南北方将共同维持和分享必需的军事力量。美韩安全同盟的主要功能将转变为促进东北亚的稳定。美、俄、中、日之间的多边安全安排将成为本地区关键性的均势机制。

五

总体上看，韩国的安全战略面临着三个主要问题：一是与朝鲜的军事对抗，二是韩美安全同盟的调整，三是在大国环绕中创造有利的安全环境。

两个朝鲜的对抗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但却没有随着冷战终结而消失。南北方 150 万大军昼夜相向，使狭小的朝鲜半岛成为世界上兵力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几百万汉城居民生活在离非军

事区仅 40 公里的地方，战争一旦爆发，繁华的都城顷刻间便会成为火海。战争所播种的仇恨 长期对抗所造成的隔阂 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都使三八线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就综合国力而言 南方已远在北方之上 它的人口是北方的两倍 国民生产总值是北方的 20 倍。但在军事上 北方仍有一定的优势。北方的总兵力为 112 万人 南方仅 63 万人 北方差不多是南方的两倍。北方的地面力量拥有 3700 辆坦克和 7200 管火炮 南方则只有 1800 辆坦克和 4000 管火炮，与北方相去甚远。空军方面，北方有喷气式战斗机 730 架 轰炸机 80 架 南方战斗机为 445 架，没有轰炸机。韩国的海军力量强于北方。北方拥有 29 艘潜艇，3 艘护卫舰，没有驱逐舰。南方虽只有 4 艘潜艇 却拥有 29 艘护卫舰和 9 艘驱逐舰（见附表）尽管南方通过装备现代化大大提高了常规武器的质量 北方则借助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 尤其是‘劳动 1 号’导弹 加强了威慑力量。

调整韩美同盟关系是冷战后形势变化使然。韩国的经济繁荣增强了实现自主国防的决心和信心，民族自豪感的上升和反美情绪的加剧也促使改变严重依赖美国保护的局面。冷战结束后，华盛顿一方面削减驻韩美军，一方面要求汉城为美军负担更多的费用。1995 年，驻韩美军以韩币支付的费用约为 9 亿美元，根据美韩协定，韩国应负担其中的 1/3^④。汉城认为 韩美安全同盟应是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 在决定该同盟的未来时 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维持这一同盟的政治和经济代价；韩方在同盟中的角色和地位；美韩联合军事力量阻止潜在威胁的有效性。

但韩国要完全实现安全自主也非易事。首先，与北方在军事力量上的差距使南方仍要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美军的支持。其次，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决定了华盛顿将继续插手并试图支配朝鲜半岛的事务。韩美在处理北方核问题上的龃龉表明 美

国主要着眼于其外交战略的优先目标——防止核扩散，而没有充分考虑韩国外交的优先课题——改善南北关系。这就是说，在韩美利益不一致时，华盛顿首先考虑的是它自身的需要。汉城虽有怨言，却也不得不服从山姆大叔的主导。因此，韩美同盟调整的步伐和幅度不仅反映汉城的需要，更取决于华盛顿的意志。

朝鲜半岛是美、日、俄、中四大国利益交叉之地。韩国要在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确保国家的安全，必须妥善处理与各大国的关系。韩国认识到，冷战体制崩溃带来的韩美关系的变化比预料的要快。韩美之间传统的特殊关系已经不再“特殊”，需要建立更加成熟和现实的韩美关系^⑮。同时，为使韩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应全面发展和日本的合作，有必要根据韩国的国际地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确保在周边四强对南北朝鲜进行交叉承认和今后的统一过程中日本对韩国的支持。在对华关系上，韩国认为在扩大经济交往的同时，应谋求发展政治关系，并诱导中国为实现朝鲜半岛的稳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最终达到削弱中国与朝鲜同盟关系的目的。关于韩俄关系，汉城认为，俄罗斯由于国内政治的混乱，不可能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为获得经济支援，今后俄罗斯将保持亲韩政策不变。因此，韩国在对俄外交上应寻求建立实利主义的韩俄关系，避免单方面提供经济支援；同时，考虑到俄罗斯对朝鲜的影响力和今后的统一，韩国应本着长远的眼光，继续加强同俄罗斯的合作关系^⑯。

韩国安全政策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内外诸多因素的限制。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一调整将加强韩国的战略地位，并进而影响到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到 21 世纪，朝鲜半岛将成为东亚均势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作者为法学博士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附表 朝鲜半岛两国军事力量对比

地面力量	朝鲜	韩国
兵 员	1,000,000	520,000
步 兵 师	30	22
独立步兵旅	5	2
卡车机动师/旅	1/20	2/0
装 甲 旅	14	1
预备步兵师	23	23
中、轻型坦克	3,700	1,800
装甲运兵车	2,500	1,550
火炮(管)	7,200	4,000
多管火箭发射器	2,280	37
地对地导弹发射器	54	12
高 射 炮	8,000	600
地对空导弹场/导弹	54/800	34/210
空 军		
兵 员	82,000	53,000
战 斗 机	730	445
轰 炸 机	80	0
运 输 机	275	38
直 升 机	280	280
海 军		
兵 员	45,000	60,000
潜 艇	25	4
驱 逐 舰	0	9
护 卫 舰	3	29
导弹攻击艇	45	11
鱼 雷 艇	173	0
海岸巡逻艇	66	105
水 雷 艇	23	11
水陆两栖战车	128	14
总 兵 员	1,127,000	633,000

资料来源：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力量对比：1993—1994》（伦敦：1993年）第159—162页。

注释：

Lee Seo—Hang, “Korean Military Forces: Searching for Peace and Stability through Multilateral Security Regimes,” in Michael D. Bellows ed.,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Evolving Strategic Priorities》(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P. 190—193.

“美国官员对韩国是否作好了对付北朝鲜的准备表示疑问——国防部担心对韩国构成长期威胁的是日本而不是平壤”，《华尔街日报》1995. 1. 17.

Michael T. Klare, “The Next Great Arms Race,”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3, P. 146.

路透社汉城 1995. 5. 19. 电。

“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多边秘密协商体”，《东京新闻》1993. 11. 29.

- ⑥ Park Seon—Seop, “Is a Joint Security System In Northeast Asia Possible?” 《East Asian Review》(The 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 Seoul), Vol. 5, No. 3, p. 15.
- ⑦ 《东亚日报》1993. 8. 19.
- ⑧ Lee Seo—Hang, “Korean Military Forces,” P. 200—201.
- ⑨ 李昊宰《美国不应过多插手韩半岛事务》，《东亚日报》1995. 5. 25.
- ⑩ 金次洙《韩国政府促进和平体制方案的背景》，《东亚日报》1994. 5. 9.
- ⑪ Cha Young—Koo,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South Korea: Looking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in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Evolving Strategic Priorities》, p. 83.
- ⑫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Asian Pacific Rim: Report to Congress, 1992》, p. 26.
- ⑬ 李梓升《韩美特殊关系已经结束》，《韩国日报》1995. 2. 11.
- ⑭ 新华社汉城 1995. 2. 19 日电。

《美朝框架协议》的执行

——兼谈韩国的核工业与轻水堆

沈丁立

(本文成稿于 1995 年 10 月 24 日)

一、执行《框架协议》的关键是提供轻水堆

美朝于 1994 年 10 月 21 日签订关于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确定将在美国领导下组织一个国际财团以融资支持向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美方表示将努力在六个月内达成轻水堆供应合同^①。今年 3 月 9 日韩日美三国在纽约宣布成立上述国际财团——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 (KEDO) 然而,时至今年 4 月 21 日即《框架协议》签订半年之际有关各方仍未能就轻水堆供应问题达成共识。

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强调由于韩国在上述国际财团中将是主要的出资方应由韩国来确定轻水堆的类型。而韩方反复表示除非采用韩国标准型反应堆,韩国将不出任何资金。在朝鲜半岛能源发展组织成立协议中与会方也明确规定该机构建立的首要目的就是为提供 2 个各约一千兆瓦电功率的韩国标准反应堆进行筹资^②。

韩方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参与这个国际机构,并急于推出韩国型反应堆主要是试图借机扩大同北方的联系并在时间跨度

约 10 年的轻水堆建造过程中，通过大规模的人员与物资的流动达到影响北方的目的^③。并且经由提供核设施与技术实现长期控制北方核电发展的意图，并尽力防止北方在今后把核能技术转用于军事目的。

对于如此“特洛伊木马”计划，朝鲜方面断不能接受。朝鲜声称，出于政治和技术的考虑，不能同意由韩国在未来轻水堆援建工程中起主导作用。今年以来，美朝在柏林四度举行专家会晤，均不欢而散。朝鲜特别指出，韩国型轻水反应堆的技术、安全性难以得到保障。因此，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韩国轻水堆的问题吸引了人们很大的注意。轻水堆的供应也就成了《框架协议》能否继续执行的核心问题。

以下，笔者就韩国的核工业状况和轻水堆技术作一番考察，并就《框架协议》的继续执行进行分析。

二、韩国核工业概况^④

1. 核能与核政策发展简史

韩国核能历史起自 1956 年 2 月 3 日。该日，韩美签订《非军事使用核能双边条约》。1957 年 8 月韩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1958 年 3 月，韩国公布《原子能法》。1959 年 1 月 21 日，韩国原子能研究所（KAERI）建立。韩国的第一个核反应堆（0.25 兆瓦研究堆）于 1962 年 3 月开始运行。1968 年 7 月，韩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字。1970 年 6 月，美国宣布将撤出其驻韩军队，韩方随之考虑发展自己的核力量。1975 年 4 月 23 日，韩国批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年 10 月 31 日，韩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订立核保障协议。韩国于 1975 年与法国签订合同，欲从法国进口再处理厂，但在美国干预下于次年被迫取消该计划。

1976年是韩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也是韩国在核工业道路上飞跃的一年。这一年，韩国完成了一系列核设施项目，包括核燃料工厂、韩制反应堆研究和开发、以及可建造核动力堆的大型企业。至1986年，韩国公司已能生产反应堆压力阀、紧急柴油发电机、蒸汽机、加压器、以及控制棒驱动器等系统的主要部件。至80年代后期，韩国已有2万5千人在核部门工作。

目前，韩国没有铀浓缩和钚再处理设备，其所需要的天然铀和低浓铀全部仰赖进口。1991年10月，部分地为取得北方的回应，韩国宣布了其非核武器政策，不试验、制造、拥有、贮存或使用核武器，不拥有核再处理与铀浓缩设施。

2. 核反应堆发展

韩国目前有3个研究用反应堆和9个核动力反应堆（不包括据报道于今年4月建成的蔚珍3号发电站），其中8座是压力水型反应堆，1座为重水堆。它的首座动力反应堆（古里1号机）于1978年4月1日投入运行。根据美国能源部等方面资料，至1994年年底时，韩国核电总装机容量为7,616兆瓦。在建的还有7座反应堆（4座轻水堆，3座重水堆），相应发电能力为5,721兆瓦。另外，韩国计划再兴建一座反应堆^⑥。在1994年，韩国全年核发电为58.6万亿度，其反应堆的容量因数高达87.4%（自1984年以来连续10年维持在70%以上的水平^⑦）。近来，韩国核发电已占全国电力供应的49%^⑧。

由于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对电力的需求逐年上升。据统计，在过去30年间，高峰电力需求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预期值。这迫使韩国通过一系列的五年发展规划，不断改革其电力生产结构，以满足“爆炸般”的需求增长。其中，核电事业在电力结构调整中不断成长。就全球范围而言，韩国的核工业已成为发展最快者之一。同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虽然韩国的核电规模依然有限，但就核电发电占全部发电的